

大護明大陀羅尼
大寒林聖難陀羅尼
息除中天陀羅尼
消除一切閃電陀羅尼
聖最妙法

由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修護案看經摺裝

高宜君

電子書這項發明或許有助於減緩地球暖化現象，但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對於這流傳千年的閱讀習慣由電子螢幕所取代的文化衝擊，將會是日後使用者所無法想像。寺廟中每日一手翻閱經書另一手手持木魚誦經的信徒們，往後在閱讀經文上的習慣也將改為用手觸控螢幕來翻頁，一機在手的方便與優點，或許將慢慢改變人類未來閱讀的習慣。在此筆者想藉由本院南宋大展送修文物中其中一件「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修護案例來簡介經摺裝之組成結構與修護，希冀能保留與裝幀形式相關之資料、紀錄。

佛經裝幀

歷代刊本藏經之裝幀形式樣式多變，有卷軸裝、梵夾裝、經摺裝、方冊裝等。卷軸裝，顧名思義就是將書寫過後的紙捲成筒狀收藏，閱讀方向

由右到左，由上到下，目前最常見之代表物為敦煌藏經洞中的部份經書。梵夾裝，源於印度以貝多羅葉為載體書寫記載經文之貝葉經，書寫後疊起上下以木板夾住保護。另外還有目前

較為常見如手風琴般左右開闔之經摺裝。所謂經摺裝，英人斯坦因《發現藏經洞》一書中提到藏經洞中藏經，並用了「Concertina」一詞，直譯為「像手風琴一樣能折疊」來形容經書

狀態。(註一)而各種形制上的演變，筆者推測可能是因為當時工藝技術與閱讀習慣的改變造成，因此無法清楚分割出各種類型出現的時間起始點。

從大藏經的刊刻源流來看，早期《開寶藏》、《契丹藏》仿寫本藏經為卷軸裝，而卷軸裝乃是文字書寫於同一平面的載體上，捲成直筒狀，閱讀時攤開長長一大段，就檢閱上而言非常不便，於是經摺裝的形式應運而生。此外北宋神宗、徽宗朝(一〇八〇—一一〇四)《崇寧藏》為我國首部私刻大藏經，也是首次採用經摺裝形式的藏經，之後因裝幀形式查閱方便，日後也都沿用經摺裝形式，版式成為以後大藏經的楷模。(註二)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基本資料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之歷史

大藏經者，就是將一切佛教經典有組織有系統的匯集起來，大藏經目錄則為佛教經典之經書目錄。歷代藏經之開雕，文獻可徵者，最早當可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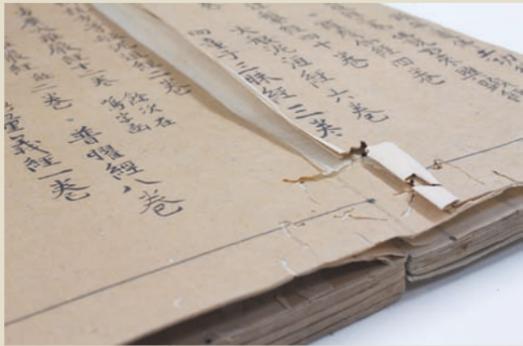
北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在四川成都刊雕之蜀本藏經。(註三)宋開板(版)之大藏經，略稱宋藏，按開板不同分類共分五種：一、蜀板；二、福州東禪寺等覺院板，係私板，稱崇寧萬壽大藏；三、福州開元寺板，亦為私板；四、思溪板，又稱思溪本、思溪藏、浙本；五、磧砂延聖院板，又稱延聖寺板、磧砂藏。

而本院所藏的思溪資福藏為南宋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開雕，地點在安吉州(浙江吳興)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宋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武康縣復屬湖州。寶慶二年(一二二六)，改湖州為安吉州。(註四)佛教由西域傳入中國，而佛經也跟著進入，佛經早先採用梵文，因習佛人數日益增多，慢慢的漢譯佛經數量擴增，相關著作亦大量出現，因此在文獻資料搜集與整理上愈顯重要，而所謂經錄則是研究佛典的重要工具書。(註五)《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以下簡稱思溪資福藏)內容收載了南宋時被使用、閱讀

的經書目錄，像這類被記載於經錄中之經書，至今多數因年代久遠保存不易，大部分皆已佚失以至於現存總數不多，更顯珍貴，故對於現今佛教有著重大的意義。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之形制、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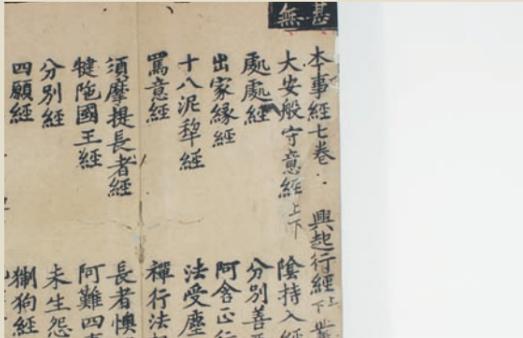
《思溪資福藏》分上下兩冊，版本宋刊本，裝幀形式為經摺裝，此經書原藏於日本山城國天安寺，約於一八八三年間輾轉經由清光緒年間藏書家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註六)購得，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經書頁末楊守敬記載著當時購得此書之始末：「宋安吉州資福寺大藏經全部缺六百餘卷，間有鈔補亦據宋摺本，舊藏日本山城國天安寺，余在日本有書估為言，欲求售之狀，適黎星使方購佛書，即囑余與議之，價三千元，以七百元作定，余立約，書期三月付書，及逾期而書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購定；余受之而先支薪俸以償，光緒癸未二月宜都楊守敬記」。經書外觀長：二八·二公分、廣：一一·一公分、高：四公



圖六 書頁接黏處因脫糊而導致分離



圖七 書頁因空蝕造成書頁本身與覆褙紙分離，而有部份缺失、摺痕劣化狀況



圖八 書頁經前人補紙、補字



圖九 書頁蟲蛀

龍同□會□，捨入壽安院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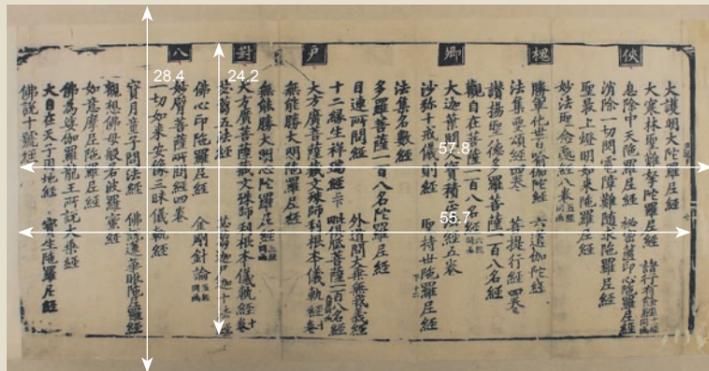
(圖五)

劣化狀況

南宋景定以後的印本曾陸續傳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本書為清末藏書家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後，後經北平圖書館收藏，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本院雖經妥善保存，但本經書年代已久，經肉眼觀察，外觀有多處磨損、起翹等情形，內頁分離、缺損、補紙、補字、蟲蛀等狀況(圖六、七、八、九)，背面有多

處前人爲了補洞而黏貼的紙片(圖十、十一)，與經書背面黏合之命紙、覆背紙因存放時間久遠之因素，有部份區域因黏著劑老化而呈現空鼓、分離等現象，進而導致經書背後失去支撐，表面呈現不平整狀態。至於函套部份有磨損、起翹、紙層分離、蟲蛀等劣化狀況，狀況不穩定，極易繼續惡化。(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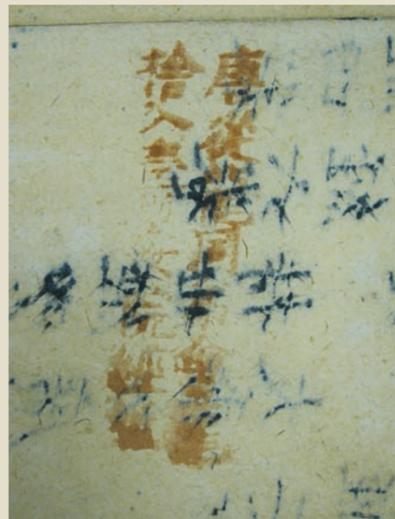
經摺裝形式類似手風琴，前後各有一面板保護其內頁，內頁則是由一張紙摺出多個摺頁(依內容前後順序由右到左黏貼)，製作上通常爲單數頁(三、五、七…)，如此一來，最後組合黏貼時每一張摺頁黏貼處才不至於落在同一邊，而黏貼後的書本高度才會左右相等，反之摺頁爲雙數，將導致書本高度左右不等。(圖十三、十四)書頁經黏貼組合壓平後，依比例大小將經書天頭、地腳多餘部份裁去，使書本呈現矩形。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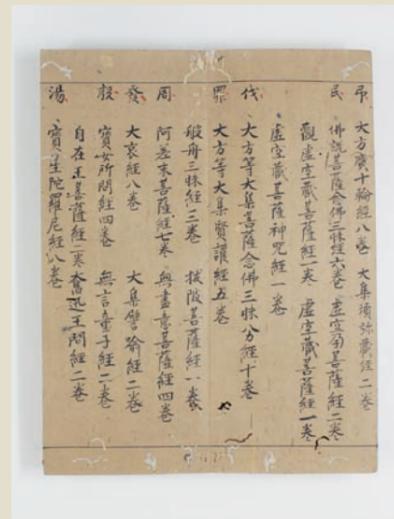
圖二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下冊之第13版書頁版面尺寸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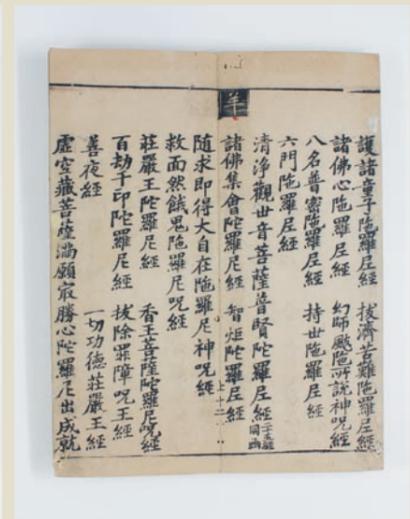
圖一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修護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9586、009587)



圖五 正常光下紙張背面之印記「唐從龍同□會□，捨入壽安院經□」



圖四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上冊之第3版書頁(紙張薄、顏色深，文字為手寫)



圖三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上冊之第13版書頁(紙張厚、顏色淺，文字為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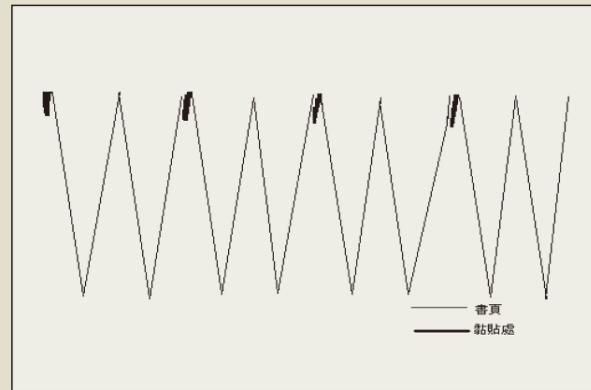
分(圖一)，展開後經書每版紙張大小約二八·四×五七·八公分(圖二)，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摺爲五頁黏貼組合而成，上下皆有面板保護。面板之製作方式爲紙張加厚折疊黏貼於書頁前後。由經書黏貼方式來看，多是一張紙摺五折，形成五個頁面和一黏貼短邊，相互接連。上、下冊經書前護頁上有印，左右兩側藍色印文爲「元祿九年(一六九六，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日重脩，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中間藍色印文爲「黃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整部經文以印刷爲主，另以手寫補缺，部份缺失之經文，經後人補紙填字後較爲完整。紙張的種類分爲兩種，一、書頁紙張厚度約○·一四公釐、顏色淺，文字多爲印刷，黏貼於背面有一層覆背紙(圖三)；二、書頁紙厚度約○·一二公釐、顏色深，文字爲手寫，黏貼於背面，有二層覆背紙(圖四)。藏書印記「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星吳海外訪得密笈」等鈐印。其中上冊第五版經書背面，揭除覆背紙後有紅色字樣，經肉眼觀察印爲「唐從

修復過程大致上可分為十個步驟，一、修復前的影像、文字紀錄，二、解體，三、命紙染製，四、小托命紙，五、補洞，六、小托覆背紙，七、折疊經文，八、整理、組合經文，九、函套修復與製作，十、修復後的影像、文字紀錄。以下依序說明修復之考量與修復步驟之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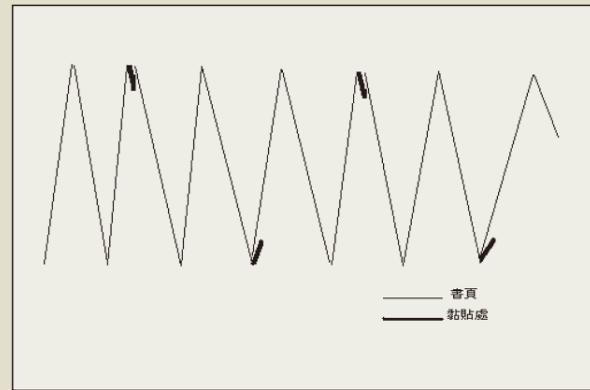
在這次修復中，將失去黏性、

函套	封面	經書原有補洞	經書上之蟲蛀、缺失處	命紙、覆背紙有多處空鼓，造成經書不平整、起翹等現象	修復前劣化狀況	修復方針
原始函套加固。另外依修復後經書尺寸，重新製作函套加以保護。	利用原始封面，並將其小托加固後，依書本大小重新折疊。	若原先補洞處有文字書寫將予以保留。	蟲蛀部份以有色楮皮紙小托後再補齊紙張厚度。	揭除背紙後重新小托命紙、覆背紙。	修復前劣化狀況	修復方針

表一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修復前之劣化狀況與修復方針對照表



圖十四 雙頁數黏貼示意圖



圖十三 單頁數黏貼示意圖（細線為書頁、粗線黏貼處）



圖十六 折疊經書（此修復動作由賴清忠先生協助）



圖十五 經書蟲蛀補洞



圖十 經書背面補洞



圖十一 經書透光下檢視



圖十二 函套磨損、蟲蛀

封面大小則是依著經書前後內頁大小而定，而材料可選擇較為硬挺之中性紙板，才具有保護功能。

擬定修復方針

《思溪資福藏》在修復前，經肉眼觀察經書正面有幾處缺損之補紙和經書顏色不同，背面有不少用長纖維之仿宋羅紋紙補貼、加固的痕跡，故推測此經書在進入本院典藏之前曾

被修復過，而經書護頁上印有「元祿九年（一六九六，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日重脩……」等字樣，但並無法說明當時重修為何？因此在修復解體此件經書前必須先釐清哪些舊補紙、補字應該在此次修復中被留下來，而哪些被視為附加物應該移除。修復時，秉持客觀角度將前人在補紙上之補字視為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

一部分並予以保留，並將這樣的觀念納入揭除背紙這項修復動作中，同時保留這部份的補紙，揭除經書背面之命紙、覆背紙及補紙處，並重新給予合適之命紙、覆背紙來加以保護支撐經書。此外原函套也會依原始結構加以加強固定，以不重新拆開為原則維持原有樣貌之真實性來做維護工作。（如表一）

空鼓之命紙與覆背紙全部移除，接著換上新命紙與覆背紙並以去筋麵粉製成之漿糊當黏著劑黏合，在材料選擇上以可逆性原則為考量。原經書之書頁本身厚薄不一，差異性大，故在裝裱過程中，命紙與覆背紙厚度上的選擇也需格外注意，顏色較深較薄的書頁，命紙選擇較厚；反之顏色較淺較厚之書頁，命紙選擇較薄，這樣的配紙組合將可調整經書厚度使之相當。（註七）的方式修護，比原件在最後一層直接以補釘方式來補洞要來的穩定、美觀，倘若後人將此文物揭裱，可清楚分辨前後次修護之補紙關係。楮皮紙以花青、赭石、藤黃、墨經調配後染色，製作出與經書顏色相近之命紙。（圖十五）

經書為雕板印刷，因此在折疊時格外注意每板欄框線粗細大小的差異，此外，修護時重新揭背、小托等動作，使紙張因接觸水份造成紙張有些微漲大現象，導致內文欄線在重新組合時未必每頁都能整齊的連成一線，因此折疊經書時要特別注意每頁欄線與折線的關係。原先書頁呈現不整齊狀態，若完全按照原折線回折，有可能書頁大小無法一致，所以在復原回貼時儘量以微調方式對齊；再者，如果將經書接黏成一長條後再折疊，容易出現尺寸上的些許差距，直至後來差距會越來越大而無法調整，甚至折線於文字上繼而影響閱讀，因此為了使修護後書頁大小一致，應當一張紙為一組，置於摺書架（註八）上由中間往左右方向折疊，頁面才不至於造成太大誤差。黏接時需注意經書內文順序，當所有經書按照順序疊放後，兩長邊墩齊，用漿糊固定完一邊後再固定另一邊，此法也可減少黏接時所造成之落差。（圖十六）

經書修護後尺寸與原始尺寸有些許差異，加上原經書收藏方式為將其放置於量身訂做之函套中加以保護，因此經討論後，將重新製作函套予以收藏保護。而原函套因劣化狀況嚴重，再加上與未修護前之尺寸大小不合，而不俱保護功能，不過仍以長纖維紙張對磨損、斷裂處進行局部修補、加固、補色，並於函套內部以中性檔案夾紙製作架子支撐，往後仍可與經書一併展出，增

加其研究、觀賞價值，以最少干預為原則作為函套修護之考量。（圖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思溪資福藏》經修護後狀況穩定，在修護過程中筆者因顧及到文物歷史的重要性，採可逆性的修護材料與技術來進行修護，設想如果未來修護材料老化後需移除，將可以在儘量不損傷文物為前提下移除修護材。此外本次修護所觀察到的各種狀態也由影像、文字輔助紀錄，透過整個修復過程，筆者可以從中獲取許多關於經書本身除了文字以外的訊息，如材料、形式、技術等，至於經書本身所使用紙張之正確纖維比例，有待使用科學分析鑑定纖維種類後方可確定。

筆者推測原始經書並非如眼前



圖十八 函套修護後



圖十七 函套修護前



圖二十 修護後上、下兩冊經書



圖十九 修護前上、下兩冊經書

註釋

1. 奧雷爾斯坦因著，秦立彥編（2000），《發現藏經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頁38。
2. 方廣錫著，王志遠編（1991），《佛教典籍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頁197-204。
3. 吳哲夫（1984）《最華麗的圖書-漫談故宮珍藏佛經》，《故宮文物月刊》，1（11）：頁117-126。
4. 維基百科<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ki/%E6%B9%96%E5%B7%9E>（2010.07.15）
5.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7），《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覽圖錄》。台北：國家圖書館，頁42-45。
6. 吳哲夫（1989）〈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故宮文物月刊》，7（1）：頁118-123。
7. 隱補，指的是經書小托命紙後，再從小托紙背面黏貼一層依所缺失之形狀而畫形之補紙。
8. 摺書架，為本院裱書室專門為修護經摺裝所設計。此設計幫助折疊經書時可幫助導正頁面與側邊呈現垂直狀態。

最後在此感謝裱書室資深修護師賴清忠先生、顧問林茂生先生的指導與協助，使筆者得以完成此修護案。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